

运用经方合时方治疗重症银屑病体会

陶相宜¹, 欧阳晓勇¹, 张旭¹, 罗光云²

1. 云南省中医医院, 云南 昆明 650021; 2. 云南中医学院, 云南 昆明 650500

[关键词] 重症银屑病; 经方; 时方; 六经辨证

[中图分类号] R758.63 [文献标志码] A 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7) 02-0194-03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7.02.072

银屑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, 临床分为寻常型、脓疱型、关节病型和红皮病型。其中关节病型银屑病、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及红皮病型银屑病, 因其危重性及难治性, 属重症银屑病的范畴^[1], 目前临床多采用联合疗法进行治疗。我科临床收治多例重症银屑病患者, 应用经方结合时方进行治疗, 取得较好疗效, 现列举病案3则阐述如下。

1 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关节病型银屑病

唐某, 男, 29岁, 住院号: 1503357。主因“全身红斑、鳞屑6年, 伴关节疼痛4年, 加重1月”入住我科。患者6年前由双上肢开始出现红斑、鳞屑, 伴瘙痒, 先后在多家医院确诊为银屑病, 长期间断口服西药治疗, 皮疹反复发作并逐渐加重, 4年前患者双侧膝关节出现肿痛、活动不利, 逐渐累及远端指指关节及脊椎关节, 曾间断使用甲氨蝶呤片、益赛普等药物, 病情无明显好转。患者1月前关节疼痛加重, 遂入住我科。入院症见: 全身散在淡红色至暗红色斑块, 浸润肥厚, 上覆银白色鳞屑, 阿氏征阳性, 轻度瘙痒感, 双侧足趾关节、膝关节和髌关节酸胀疼痛, 行走困难, 颈胸椎关节僵硬、疼痛、活动不利。患者消瘦形体, 口干, 无口苦, 纳眠可, 二便调, 舌绛红、苔黄厚腻, 脉弦数。入院当天根据患者皮损形态及舌脉, 辨证为热毒炽盛, 治疗以清热利湿、解毒通络为法, 予黄连解毒汤加味治疗, 配合西药甲氨蝶呤片口服。服上方3天, 皮损颜色较前变淡变暗, 但关节症状未见明显改善。欧阳晓勇主任查房后认为, 患者身体瘦弱, 双侧足趾关节、膝关节和髌关节酸胀疼痛, 行走困难, 同时有颈胸椎关节疼痛伴活动不利, 辨证为体虚历节、风湿阻络, 给予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以祛风除湿, 通阳散寒。处方: 桂枝、大枣、防风各15g, 干姜、炙甘草各10g, 白芍、白术各30g, 炒知母20g, 制附子(先煎)60g。每天1剂, 水煎服。连服3剂后患者全身皮疹大部分消退, 自诉全身关节疼痛已缓解70%。遂予带药出院。

按: 关节型银屑病在中医学属历节病。桂枝芍药知母汤始载于《金匮要略·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》^[2]: “诸肢节疼痛, 身体尪羸, 脚肿如脱, 头眩短气, 温温欲吐, 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。”此方用治水湿内盛所致关节疼痛, 脚肿如脱者, 具有祛湿解痹之效^[3]。本案患者身体羸弱、遍身关节肿痛、行走困难, 与条文所述吻合, 症虽不悉具, 但从舌象亦可看出患者湿邪内盛。综合观之, 该患者符合桂枝芍药知母汤证, 方证对应, 故施以此方以祛湿解痹痛。

经方临床家叶橘泉老师首先提出“方证学”的概念, 在临床的经方运用中, 强调“辨证求‘证’, 论治施‘方’, 方证相对”^[4], 使得经方运用有证可求, 有据可依, 得到良好的疗效。此案患者的症状与桂枝芍药知母汤所述之症基本相同, 舌脉也提供了湿热内蕴的证据, 与桂枝芍药知母汤的水湿内盛之证恰好相合。

2 白虎加人参汤合黄连解毒汤治疗脓疱型银屑病

蔡某, 女, 43岁, 住院号: 1510909。主因“全身泛发红斑、脓疱反复发作20年, 加重1周”入住我科。患者20年前无明显诱因胸部出现红斑、脓疱, 未予重视, 后皮疹逐渐加重, 自行外用多种药物(具体不详), 20年来皮疹反复不愈, 从未系统诊治。1周前患者咽部疼痛, 伴发热不适, 皮疹随之加重, 在昆明某三甲医院诊断为“脓疱型银屑病”, 口服复方甘草酸苷片、阿维A及静滴清热解毒注射液等治疗, 未见明显好转, 不断出现大量脓疱, 转至我科门诊就诊, 收住入院。入院症见: 全身泛发红色斑疹、丘疹, 部分皮疹融合成大片, 边界不清, 皮损表面可见大量针尖大小、黄白色的浅在性小脓疱, 双下肢部分脓疱融合成湖, 局部皮温稍高, 皮肤脱屑较多, 瘙痒明显, 双下肢可凹陷性水肿, 活动受限, 口干口苦, 无咽痛, 咽充血, 扁桃体^o肿大, 无关节疼痛, 大便秘结, 2天未解, 小便调, 舌尖红、苔黄腻, 脉细数。患者入院当天下午出现高热, 体温39.5℃, 脓疱增多, 皮肤大片剥脱, 露

[收稿日期] 2016-09-13

[作者简介] 陶相宜 (1989-), 女, 医师, 主要从事中医临床工作。

[通讯作者] 欧阳晓勇, E-mail: oyxy68@126.com。

出鲜红的糜烂面，神清，精神差，生命体征平稳。欧阳晓勇主任查房后认为：患者高热，全身大量红斑、脓疱，属热毒炽盛、津液耗伤之证，予白虎加人参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味以清热解毒、益气生津。处方：生石膏 100 g，炒知母 20 g，党参、升麻、水牛角末、云南茜草根、地榆、紫草、土茯苓、昆明山海棠各 30 g，黄芩、黄柏、栀子、柴胡、白花蛇舌草、半枝莲各 15 g，黄连、大黄各 10 g。每天 1 剂，水煎服。4 剂之后患者体温降至正常，皮疹开始消退，大便已解，但患者出现口干。考虑患者内热炽盛，而大量脱屑及脓疱耗液伤阴，更方为竹叶石膏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味，以清热解暑养阴。处方：生石膏 50 g，党参、水牛角末、云南茜草根、昆明山海棠、地榆、紫草、土茯苓各 30 g，淡竹叶、黄连各 10 g，麦冬、法半夏、黄芩、黄柏、栀子、白花蛇舌草各 15 g。服药 3 剂后患者皮疹大部分消退，予带药出院。

按：白虎人参汤出自《伤寒论·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》：“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”《伤寒论·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》曰：“伤寒若吐若下后，七八日不解，热结在里，表里俱热，时时恶风，大渴，舌上干燥而烦，欲饮水数升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”^[4]《金匮要略·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》曰：“太阳中热者，喝是也。汗出恶寒，身热而渴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”^[5]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，白虎加人参汤之证，有“伤津液”（或发汗多、或吐、或下）在前，而后出现“身热、口渴”等症。医案中患者初始全身泛发红色斑、丘疹，且伴发大量脓疱及鳞屑，临床多考虑为热入营血、热毒内盛，故拟清泄内热、解毒通里为法，予黄连解毒汤以清三焦热毒。然大量鳞屑及脓疱泛发有伤津耗液之弊，患者入院后很快出现高热，并伴有口渴、乏力、精神差等一系列症状，符合白虎加人参汤之证谨守病机，施此方以加强清热之力，且该方具有益气健胃生津之功，故能力挽狂澜，及时补足耗伤津液，并顾护脾胃，而重用生石膏、柴胡、升麻可解毒解表，取“火郁发之”意，故能取得良效。竹叶石膏汤又名“小白虎汤”，出自于《伤寒论·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》：“伤寒解后，虚羸少气，气逆欲吐，竹叶石膏汤主之。”^[6]用于伤寒解后的阴虚少气之证，是清解余热、养阴复气的良方。此案谨守伤寒转归病机，随证用方，颇效。

胡希恕老师^[6]的特色辨证体系，即“六经-八纲-方证”辨证体系——从病患症状入手，通过六经辨证方法，探究患者病因引发病症之病机，最终得到以八纲为目的病证，并落实到方证上。胡老先生认为，每个方子都有它所主的病证，病证是病情发生发展的一个统一的过程，并非单纯是刻下所出现的症状或体征。本案通过梳理病人的病机及转归变化，抓住患者“伤津”后出现高热、口渴等情况这一辨证要点，辨为“白虎加人参汤证”，并适时随证用方。胡老的“辨六经，析八纲，再辨证，后选方”的辨证体系对我们临床治疗疾病起到了很好

的示范和指导作用。

3 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合黄连解毒汤治疗红皮病型银屑病

龙某，男，55岁，住院号：1515888。主因“全身红斑鳞屑反复发作15年，加重1月”入住我科。患者15年前全身出现红斑、鳞屑，伴瘙痒，曾外用红霉素软膏、皮炎平软膏等，效果不明显，皮疹逐渐蔓延到四肢，于2012年在昆明某区中医院诊断为银屑病并住院治疗（具体治疗不详），症状改善不明显。1月前，患者食用韭菜后皮疹增多，融合成大片，瘙痒剧烈，遂至我科门诊就诊，由门诊收住入院。症见：全身皮肤潮红肿胀，干燥、脱屑明显，局部皮温较高，瘙痒剧烈，全身皮疹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%，双下肢肿胀，踝关节处肿胀、疼痛，活动受限，口干喜饮，无口苦，纳眠可，小便调，大便干，舌红少津，舌中部有裂纹，苔少，脉滑。为明确病情，入院即行皮肤组织病理检查，病检结果如下：送检组织被覆鳞状上皮，角化不全，角化过度，鳞状上皮呈乳头状增生，上皮脚延伸，真皮浅层散在少量淋巴细胞、单核细胞浸润，请结合临床。结合患者病史，诊断为红皮病型银屑病。入院后中药汤剂予白虎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。处方：生石膏 100 g，水牛角、云南茜草根、昆明山海棠、紫草、地榆、天花粉、九里光各 30 g，炒知母、黄芩、黄柏、栀子各 15 g，黄连 10 g。服上方 2 剂，患者皮肤潮红肿胀较前缓解，鳞屑较前减少，但皮疹仍呈鲜红色，局部皮温高，口干喜饮，无口苦，纳眠可，小便频，每天 3~4 次，大便可。欧阳晓勇主任查房后认为：患者全身皮肤红肿，皮疹鲜红且局部皮温较高，此为内热的表现，而患者同时具有很明显的口干，其舌象亦提示伤阴。治当清热益气养阴，故改予白虎加人参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。处方：生石膏 100 g，炒知母、党参、山药、水牛角末、云南茜草根、昆明山海棠、地榆、紫草、天花粉、千里光、天冬、麦冬、滑石粉各 30 g，黄连 10 g，黄芩、黄柏、栀子各 15 g。服上方 4 剂后，患者皮肤潮红肿胀较前明显减轻，以上方加乌梅 15 g 继服 3 剂，出院时全身皮疹已消退大半。

按：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同属白虎类方，刘渡舟老师^[7]认为，白虎汤是“阳明热而未实的脉证治法”，而白虎加人参汤是“服桂枝汤大汗出后伤津耗气而邪热内传阳明的证治”，二者均是阳明经证治方。阳明在脏腑属肠胃，又通过经络与太阴脾相表里。白虎类方所治阳明病，是继发的阳明病，多是因太阳表邪不解而内传阳明，或在太阳、少阳病的阶段由于发汗、吐下伤了胃中津液，因津液干燥而续发的阳明病。该案患者长年患银屑病，鳞屑不断，伤津耗液，复发加重又因食用韭菜为阳盛燥热之品，燥热内结于肠胃，使得胃中津液耗伤更甚。入院之初，患者全身皮疹鲜红肿胀，脉滑为阳脉，均为阳气有余，阳明有热，气分有热的表现，考虑燥热内盛，故施以白虎汤合黄连解毒汤以清除阳明盛热，热减则皮肤潮红肿胀缓解；但临证之时忽略了患者裂纹舌且少津、口干喜饮等

症, 据此患者实已有津液耗伤之象, 遂改予白虎加人参汤加减, 同时加了养阴清热之天冬、麦冬, 患者阴复热减, 故而病情能较快控制。

六经辨证是《伤寒论》的核心, 历代医家都对六经实质进行过探讨, 刘渡舟老师^[8]认为六经是物质性的, 其物质基础是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反应, 而六经辨证就是对脏腑的阴阳、寒热、虚实、表里八个方面的判断和确定。据此理论, 临床疾病以脏腑经络为核心来进行辨证分析, 反推之则得到六经辨证的信息, 这样能更好地理解临床某些症状出现的原因, 也能更明确辨证处方的依据。本案从患者胃津消耗入手, 确认其病属阳明, 以阳明盛热伤津为主病机, 处以白虎加人参汤, 一则清热除烦, 二则益气生津。另外, 《金匱要略》重视专病专方用药, 本案中云南茜草根、昆明山海棠即为银屑病的专病用药, 这也是本案临证用药特点之一。

4 结语

重症银屑病的治疗是一个难点, 临床仍然缺乏系统有效的治疗方案。中医中药治疗讲求整体辨证论治和个体化方案实施, 为重症银屑病的治疗提供了一条途径, “观其脉症, 知犯何逆”, 对于各种并发症均能“随证治之”。重症银屑病的病证病机较为复杂, 六经辨证有化繁就简的特点, 根据主病机和主证而“对症下药”, 而经方具有药简效佳的特点, 只要辨证清楚, 方证对应, 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效果。历代医家对于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均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和看法, 形成各具特色的辨证体系, 也为临床辨证及选方用药提供了丰富的思路。

经方和时方都是中医学的瑰宝, 时方是医家在对疾病充分认识基础上, 不断实践, 形成的针对特定症及证的组方。对于银屑病的治疗, 各地医者通过临床实践, 也形成自己相对稳定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手段。在类似以上重症银屑病的治疗中, 笔者采用经方合时方的方法, 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赵辨. 中国临床皮肤病学[M]. 南京: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0.
- [2] 张仲景. 金匱要略[M]. 何任, 何若苹, 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3] 胡希恕. 胡希恕金匱要略讲座[M]. 鲍艳举, 花宝金, 侯炜, 整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8.
- [4] 叶橘泉. 叶橘泉方证药证医话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4.
- [5] 张仲景. 伤寒论[M]. 钱超尘, 郝万山, 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6] 冯世伦.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书胡希恕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1.
- [7] 胡希恕. 胡希恕伤寒论讲座[M]. 鲍艳举, 花宝金, 侯炜, 整理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8.
- [8] 刘渡舟.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[M]. 王庆国, 李宇航, 陈萌, 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8.

(责任编辑: 冯天保)